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粵西文載卷五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銓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袁繼升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文載卷五十六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議

與湖南大帥江沅相議秦寇事宜

宋
文天祥

一秦孟四者累據山前探報其狡兔之窟稱在賀州管
下地名下界然實無一定可攻之巢穴亦無一定可擊

之隊伍前此經略司非不起兵臨之然兵來則賊散兵去則賊聚見吾強則避之知吾弱則乘之方官軍之始至也整趨精明部分齊一問寇則失之矣無可蹤跡者而秦之黨或為平民買賣於軍市之間甚者秦孟四亦在焉及淹旬越月之後我軍氣竭意衰闌珊零落寇則忽以百十輩突出草莽以掩我軍從前往往債軍蹶將大率坐此今兩間會兵鼓行而前寇出故智必且散去及其久也則有乘虛襲我之憂此一不可不知也

一秦孟四所出沒巢穴處其山重岡複嶠連跨數州林
翳深密薈蔚延袤山樛木客聚族其間將四面而裹之
則山脚綿亘無合圍之理將赭山而蹙之則林木疎曠
無延燎之勢我軍望之遙遙空駐山下而彼之軼出他
境猖獗自如且如近年嘗遣二將曰吳曰孫屯駐屏山
者年餘僅能克靖江境內之擾而不能禁昭賀諸州之
剽掠是我軍若入其巢搜原剔藪豈不甚快然彼又竄
入大山愈去愈遠迄不可誰何如近年蕭路分日張者

提兵徑搗其巢而不獲一人是也今兩閫兵力甚重非
前此千百人單弱之比雖山勢連延不可合圍只是一
步趨一步可直造其所謂下界者然吾極其辛苦得至
其間彼則又已遁散且兵在山前又無救于彼之橫出
此二不可不知也

一所在平寇專藉土人惟今廣西則不然方秦寇之起
也某村被害訴於閩閩為之調兵已而賊不可追散軍
而去未幾則寇已復至尋仇於所訴之家曰汝敢訴我

從而盡殺滅之官不能為之主而適重其荼毒自此應
有被劫者皆不復告官此一類是土人畏賊而不敢與
為敵者也又秦寇所至擄剽財物之外出其餘以散之
貧者善良被害惡少蒙利是以鄉井聞賊畧無被髮纓
冠之義常有幸災樂禍之心此一類是土人喜賊而不
復與為仇也今兩閩會兵而前若無土人嚮導是猶盲
者索塗何往而可然由前言之則或平民畏七後禍而
不欲為我軍之用或惡少以八為恩而不樂為我軍之

役縱強而驅之未必不肯鼠二三陽順官而陰附賊此處最是誤事此三不可不知也

一聞有張虎者石壁嘗遣之將兵幾擒秦孟四常有張大蟲來我便怕之語若取賊之所怕者表而用之亦破賊膽之一也張虎者近為郭察所劾押下邕管劾用今以鈞閫求之以屬王環衛使之以功補過其人勇悍有餘必能自効此上計也

一今自湖南入昭賀有兩塗一曰全州灌陽自灌陽入

昭賀皆經縣鎮即近日被擄去處而去秦孟四下界巢頗遠一曰道州永明自永明入昭州界曰平源便是賊巢自平源至下界賊寨連珠相望其去秦孟四巢甚近今兩督捕先合商量打併附和諸賊此却宜以告諭為先告諭之說以為兩路之所誅者惟秦孟四汝曹脇從在不殺之科若得一寨下我軍直是不殺賊所謂連珠賊寨必從風而靡非惟可以離賊之黨因而用之則擒秦孟四或在此徒未可知也但一賊寨來降其中有老

幼有財物軍人不免殺戮擾拏此須督捕總統先明秋毫無犯不殺一人之令使降者以我為信則可此捕之第一機也

一常來廣西止有秦孟四一夥賊只因稽於剿捕致上下相挺於是遍昭賀境皆寇今據山前連日所申則秦孟四已遁杳不知其蹤跡如近日廣西所報禽毛丫頭唐督捕所約夾攻倪崇七桂路分所申打扶靈源寨皆枝葉去處而渠魁則失之矣某前嘗畫票以此寇必祖

故智逃散今乃果然重兵為錢糧所牽無持久之理班師則禍本仍存頓兵則吾力不繼此事大欠結束今宇文帥參王環衛兵此時方至山前且看申來如何

一本路所仇者秦寇耳今兵入廣之後秦不可蹤跡於是亦不免到一處恐壞生靈過多而失吾尋仇於秦賊之意草間狐兔無盡滅之理大要當去其渠魁既失其渠魁所在而專泛及於其他心甚念之大間何以處此一廣西備白劄子所陳牒報本路全州有鹽田峒秦小

九窟穴在其中此事誠有之陳巡檢者與賊通此則未必可信訪聞此峒形如葫蘆前尖後濶所以秦小九入而據之蓋以其地形險巧故寄迹於其間而前則不擾全州之境賊不欲召兵意將以自存也今亦安知秦孟四不竄其間但其地既有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之勢未容輕於進攻須以術而後可破之前日見王環衛申將來乘破竹之勢一掃空之詞氣若容易然凡言語輕率便有取敗之道當一面報山前子細調用仍與全州土

人密議措置若不甚煩兵力尤為上上策也伏乞鈞照
一秦寇竟無蹤跡分曉公文中或曰在大明村小明村
或曰在大花山或曰在螺溪源南土坪或曰在南園平
山白石山脚其說不一已難憑信今得王總統報直謂
二十餘日秦孟四全無風路則兩路用兵以來此賊之
出沒可謂神矣大概平賊全要地脚土兵之謂也今本
路以客軍望望而前固已失之廣西為地主而全無地
人間探雖東兵甚多要亦徒孟浪耳某前嘗求之南士

皆謂秦賊狡猾詭秘之甚見吾強則避之知吾弱則乘之因嘗畫一塵徹鈞聽矣今果出避他所則日下工夫止當探實秦孟四所在然後可言進討不然泛泛而往果何所為廣西牒報謂湖南兵不當越界深入止宜在兩界上伺候會合殆有所激而云今已報山前且回兵駐泊湖廣界上一面遣人關會唐督捕探問秦孟四所閃著實若秦賊有的所唐倖有密約方可鼓行而前緣兵在昭賀境內則糧運在路亦甚可憂虞偶或為賊所

梗立見狼狽是以回師界上乃十分持重之舉亦已語
之僉舍載之公文當必先徹鈞覽不免專輒仰乞鈞察
一廣西昨報本路義丁生事可畏遇人則殺遇屋則燒
遇財則搶此輩素不知紀律所至殘賊可惡已行下杜
督捕桂路分嚴與禁戢今續得廣牒以義丁越界深入
肆行劫殺大不可令衆庶見只得抽回緣昨來桂路分
初遣之時止有二百兵故須義丁為助今使閭調兵既
多則亦不須此輩吾運掉自有餘故抽回義丁者所以

隨時取中也伏乞鈞照

一秦賊蹤跡兩路皆不得其的大率擒賊無出地脚之說此李愬用李祐取吳元濟之策也以地分言之廣西督捕司體探為便此中既出兵會合亦不當專議其責須是重賞購募土人為之嚮導間探全在軍前審察其人而用之又恐因此反落賊計故不欲見之文移今使司因廣中文移檄回境上駐劄固便於運餉然若俟廣西的報而後遣兵使其果知秦賊所在則彼欲自取之

以為功其肯先聞於我乎回軍境上以示持重厚募上人以圖進取二說並行計之善也

兩廣事宜議

明丘濬

臣謂今兩廣人心物力軍馬財用大非總兵顏彪時比當是時賊徒未甚多軍威未甚挫民財未甚竭人心未甚離自其行師無律而我之軍威始不振自其縱兵擄掠而民之財力始大屈自其殺平民以為功而人心始日離賊徒始日盛今日用兵之策大要有二曰逐曰困

而已攻與戰則在乎因機制變不可以遙度蓋賊之在廣東者當逐之在廣西者宜困之何也廣東本無賊賊之來皆自廣西而後居民之無所依歸者為之驅脇耳使廣西之猺獞盡歸巢穴彼必不能獨立此所以必逐之也廣西之賊非不欲一鼓直抵其巢穴獸獮而草薶之但山徑險狹雖有百萬官軍亦無所用之此所以必坐困之也

一逐之之策蓋廣東十府殘破者六其地方相去或一

二百里或六七百里或遠至千里我出此則賊往彼我往彼則賊出此巧相迴避迄難成功若從一路逐之必不可得須分為四路一路自廣州三江口趨肇慶府歷四會封川等縣泝流而上至藤江一路自肇慶府之新興過陽江抵高州府界擣電白信宜出茂名化州由間林博白陸川出石城抵雷州復自石城往廉州之靈山下橫州江一路自廣州之連州徑賀縣出平樂府四路之兵俱會于潯州所至之處必須窮搜極追且招且勦

驅之出境而後已然此亦約其大略而已若分兵之或多或少遇賊之或邀或伏又在臨時處置

一困之之策蓋廣西徭寇處處有之惟潯州九藤峽為大大者既困則小者不足平矣峽前臨河道後抵柳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中皆高山峻嶺惟藉刀耕火種蓄積有限況所耕之田盡在山外大軍四面分守截其出路彼既不得擄掠又不得耕種不過一二年皆自斃矣若然其餘龍山栗山等處可以次第剪除

一向恃官軍屢征大藤峽不能成功者蓋由每年霜降以後方纔進兵此時賊已收穫糧穀充盈勢不能困今大軍須以七月至彼分兵亟出蹂其青苗使之秋成無望出其不意先奪其氣然後次第修葺營壘以為久困之計不然則今年為徒行矣

一屯軍久守所慮者春夏之交瘴癘大作宜于四月還軍潯州沿江一帶分屯至七八月間仍復屯守

一今之賊徒所以倍蓰于前者其禍起于前日總戎者

之濫殺無辜也蓋此輩俱是平民方無事時輸賦稅供力役養兵奉吏將賴以為已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與賊遇四顧無倚不幸為賊所擄姑從之以延頃刻之命賊刼持而虐使之行則使負擔息則使樵爨攻城則驅之以當矢石敗奔則棄之以遺官軍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仍趨官府輸賦役如常時其心固自忖曰我之從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故良民也忽聞大軍之

來喜得更生謂可以復見天日大軍既至其真為賊者
皆相率遁入深山了不可得顧將不得已從賊者皆甘
心為賊矣興言及此誠可憫傷今之為總帥者宜深以
前事為戒既至宜會三司官設法遣官出榜招諭明言
前人之失必不效尤或時召其父老人等至于軍前指
天為誓使其坦然不疑雖其平日從賊明有顯跡若能
翻然改過從善亦曲加寬貸或許其殺賊贖罪

一兩廣之人衆口一詞皆不願再調官軍其故何哉蓋

懲前日官軍之害尤有甚于賊也蓋總兵等官帶去旗牌及挽弓報效等項名色志在貪功營利非真欲圖補報其在營哨則凌轢將卒過州縣則劫制官吏當矢石則在後報功次則爭先多致將領不協軍士離心至如達軍雖曰鷙猛然性頗淳朴所以誘引為非皆出此輩今旂牌等官宜于見調官軍選用其餘假以試驗報效為名者一切不用必不得已亦須編成隊伍與征官軍一例差遣

一廣州府為兩廣根本無廣州則無廣東無廣東則無廣西矣尤宜加意撫綏今兩廣用兵百需皆出於此若復不鉗制旂牌違軍使其又如前日多方擾害切恐有意外之變又不止若徭賊而已

一以夷攻夷策之上也廣西左右两江土官衙門自來皆服調遣近年總兵處置失宜以故調之多不時至宜差廉能給事中一員齎敕獎諭使之加倍進兵功成之日重加陞賞給以誥命

一所調各處土官既至宜厚加犒賞俾其各認地方從所徑便自抵賊巢所得賊財盡以與之官軍人等不許抽分科奪及所俘獲賊屬許得變賣則人自為戰勇氣百倍矣

一廣西素不產鹽而兩江尤為艱得宜嚴立私販之禁量為功次等則以為賞勞土兵之資

一賊中放回被擄軍民或知賊情地勢宜送軍前用為嚮道其被害之人有欲報讎編為義兵隨軍調遣蓋此

賊猖獗今餘十年狃于常勝驕恣已甚往時依山據險
乘間竊發今則披氊乘馬張旂鳴鼓略無忌憚舍所長
而用所短此天敗之時也且其徒素無紀律不相統率
一酋死一酋立非若宋之儂智高元之黃聖許之徒一
敗即散者之可比也官軍來則入山潛避官軍去則仍
出劫掠其為民害固有紀極今日之舉如病劇而服附
子安危所決倘軍行未久即慮餉運之勞瘴癘之毒稍
有所獲便議罷兵則亦無異于前日之顏總兵矣

廣西衆建土官議

按李固言南方用兵之病弊切中事情使後世讀史者至此灼然如親在行間目擊其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效然後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隨即罷去夷獠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千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為府者四為州

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為之而佐貳幕職
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
為州縣害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州縣間者
其間雖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
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卑力薄
不足以相鈐制臣愚以為今日制馭馴服之策莫急于
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微寓夫設立軍衛之意
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微

寓設立軍衛之意者衆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猺獞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但彼依山箐以居耳今特勅內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土官例俾其子孫世享之其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數亦如衛所之鼓樂送歸所居徐俾其擇地立為治所合衆力成之既成具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為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

受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彼皆慕華風習禮教而知殺掠之為非况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相制不能為亂而其中不能無自相爭訟者須申上司奏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為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即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于界上立石為識大書深刻于上曰某至某為有司界

至某為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無徵者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就俾其認納稅糧定為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置庶幾其永無患乎

馭犛犛議

按韓愈所言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一二萬人倘皆非虛賊已尋盡此言非獨當時之弊也古今人情不大相遠舉古可以知今惟聖明留意遇有遠

方捷報以此言驗之洞見其真偽矣至其請為選有材
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
叛之事此語誠古今處治南蠻之良策大抵南蠻與北
方不同蠻性陰柔倚山為勢軍來則入山遠避軍去則
外出擄掠如蠅蚋然揮扇則飛散收扇則復集勦滅之
甚難且其地多瘴癘中原之人憚入其地未至固已怯
畏一入其地氣候不齊蒸濕特甚往往不戰而死既不
可速戰又不可持久所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南

蠻者也雖然天下之患皆有所以然之故知其故而逆
閉其途絕其根則其患自息矣且今所謂猺獞者非有
强宗豪族亦無深謀遠慮非欲爭城邑非欲收人心不
過欲擄掠財物而已其所處深山大箐之中不為宮室
之奉不為妻妾之用不為子孫之計所得之財將何所
用而用之將何所貿易哉使吾內地之人不與之交通
則彼之得財無所用之亦無所於售為今之計宜敕鎮
守都憲督責藩臬帥閫及守令將領嚴束所部軍民不

許與賊交通凡軍民人等有入山峒生理許其赴官告
知齋載某物赴某山峒貸賣官司給與印帖為照無帖
者不許責令供給不許將帶違禁器物惟許取其米穀
生口土物不許受其銀兩及其地所不產之物違者枷
號示衆沒入其財物親屬隣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
者給以其財物三之一如此則彼得物無所售而不劫
質以求財而殺人以立威矣又聞近年以來其間城邑
暮夜多有為賊所竊入者殺死官員掠去印信輒避罪

不以聞推原其故非彼之有能乃我之無備也宜令守鎮都憲總兵等官規畫城池守備之法行下軍衛有司俾其遵守則永無失矣蓋嘗推求其所以竊入之故多因軍衛有司互相推調夜間失于覺察城邑往往至于失陷蓋非內無糧餉外無救援力屈而不能支也今後凡有城池去處責令軍衛有司正佐官寮寫立領伏責其與城相為存亡有失陷者決不輕恕則彼知罪責深重不敢輕縱徭獍無能盜入矣所謂規畫守備之法者

每城必為內垣薦棘樹柵總為一門昏夜既上城守即不容復下必至黎明然後開門彼知無可生路則寢不安席矣又預蓄乳犬馴伏之每五垛間用木為櫃懸一吠犬微有風聲犬先知傲彼不能駕梯登垣而盜入之計無所施矣

議控制羈縻州郡

嶺南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屬嶺南西道在於本朝割容迤西之地屬廣東而廣西實全得桂邕二管及容管

之少半邕即今南寧府其地控制左右兩江實為安南咽喉之地國初因前代之舊設太平田州鎮安四府龍州等七州宣德中又陞思恩州為府用其土人為守長佐貳幕職則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官而其屬州仍其舊俗凡此羈縻州郡歲久首領世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遇有征伐亦賴其用但今控制之戍僅有南寧馴象二衛太平一所似乎單弱請如張栻所言及今無事於此地屯兵以為重鎮遴選守將謹護其土

以為久遠之計庶可以銷變於未然之先也

斷藤峽事宜

田汝成

嘗聞乘威而布法則法易流因法而行仁則仁易泐然
立法貴於慎始更俗在乎隨時竊嘗細酌夷情博諏衆
議欲圖善後之策大略有七

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夫苗犛之亂萌於怙險撫綏之
策首在遷居若非別里分疆剷其故宇終為負固難以
革心宜令江北一帶西自碧灘東連林洞皆南渡蓼水

墾作便田江南一帶東起蒲竹西遶河源亦托處平原
遠背山麓又各限以界石勒以訓辭若布之有幅而獸
之有圈使勿踰易但此等新民方就繩檢如放豚憚於
骨絡野鹿駭於牢籠故假借過寬則獷戾之性仍在約
束太驟則簡野之俗弗堪按之故牘曾有准入狼家或
附編民戶者意非不美也但入狼則土酋蠶食編民則
廂里漁侵揆此二端皆非善政宜放古人保甲之法使
十家為甲甲有總五家為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其稍

有恒業能通漢音者為之每月每保各以總甲一人出
官應役講解夷情周而復始姑勿屬之有司暫從分守
道管攝使之習見化理馴變蠻風仍先計口科糧不必
履畝課入太約三十取一歲令保長徵催別貯一倉以
便會稽授廩之初量給種子五年之後稍派糧差至此
始付縣官俾之撫字近郊之地暨於通都各立墟市招
致諸徭貿易貨物一月二舉委官董治使無搶攘

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夫藤峽東西一百六十四里上

抵柳慶下委潯梧益諸郡咽喉也曩者江介諸猺憑據
利地厚其徒黨裒兇鞫頑官司姑息因循為一切苟且
之法掣掣商賈瓦器魚鹽公為齎給如以賂貽名曰常
例以致狼貪無厭驕焰益長白晝橫江殺人剽貨舟楫
孔道隔閼不通譬之聚腫而却蟻安可得也近年不得
已乃建營堡戍以目兵然主客之形非偶虛實之勢相
懸威弛而士不揚法疏而守不固反招寇侮益重民艱
是非立堡之過也顧其時未可耳若以此為覆轍而遂

疑立堡之法或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今羣兇已滅
殘孽歸降威振法行宜與更始況墟市既立貿易既通
凡村落之間百貨流布不必賂賊求通示弱誨侮但弩
灘浪灘兩處徭人既徙平地則遼曠舊穴恐有客賊乘
之而賓旅往來不為哨護或有萬一之警鑑昔慎今一
勞永逸則宜革恭寇之例以杜賈禍之媒兩處灘碕各
立營堡戍以官兵置籍分符嚴律明紀使部曲聯屬彼
此應援游艘往來且防且守近堡之地量遷向化狼狽

環居內外易田而食則客賊難藏

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藤峽首尾分隸兩江武宣右江屬邑也實據上流非左江部轄法號稍疏府衛公移猶多掣肘所以彼此攜隔應援為難除潯州原有領哨指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於武宣駐劄專管峽江悉聽左江守巡參將提調量於左江衛所摘調官軍及以那地州目兵五百名相兼戍捕約以游艘四十分布兩堡及督備領哨官統之凡使客商船下水則武宣

督備官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州領哨官遣兵
防護直抵武宣各給符牌以便稽考

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公討平藤峽以碧灘盜賊
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奏改岑鐸部兵二千來任州
事尋復移置崇姜大宣二里之間為蓼水北岨乃紫荆
竹踏梅領大冲諸山要路也地廣土沃袤連大同鵬化
可以控制諸蠻藩衛郡治其後岑鐸死子玘無嗣部兵
漸散正德十六年軍門議以岑猛次子邦佐繼之以

部兵五十人爰居茲土暴虐其民以縱嗜慾旋因父猛作亂削職徙閩民以為快嘉靖七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役但欲完其族姓以安反側疏宥邦佐還知本州邦佐復任以來怙惡不悛益肆兇殘圯類啗人毒於狼虎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逃散靡有孑存誅求無所乃又占管狼家以為部落夫三縣狼家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致護民耕守原與該州無干邦佐乃夤緣提調之名積威鈐制侵剝萬端甚至奪其田而賣

之如彼私產此何解也且貪圖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獵利窩奸恣意馳蕩遂遠離信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津渡賊納賄分贓如近日以睚眦之怒慫嚇諸徭攻墮營壘目兵死者二百餘人數其罪狀擢髮難紀竊惟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寥濶難守故畀其地而資其兵以為民衛此與國初土官納款受命者大有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盡已逃亡則兵不足資矣乃徒擁我地譬之贅疣已為不可況占管非所

統率之狼兵而吞併其有以資淫虐是本以衛民而反以害民本以禦賊而反以通賊其可宥耶昔韓公以五屯地方盜賊盤據比照遷江事體設立屯所就以其酋覃仲瑛為吏目以獍民為土兵以其地所入之稅為月糧以供軍食潯梧諸郡願以藩屏但五屯千戶所屯軍四百八十餘名本國初編隸桂林衛食糧人數所以議給月糧若遷江千戶所則止有土兵原無月糧今宜以武靖州亦比遷江事例改為武靖屯田千戶所選賢能

軍職掌管就以平南桂平貴縣三縣狼家屬之提調編為保長保甲且耕且守辦納稅糧仍以邦佐之子為吏目協同管理其左江叅將每月秋冬之際移鎮本州申令督察平南所屬大同鵬化二里疆土廣濶民獐雜處積年攝亂控禦為難議者欲於此地創立屯所是亦久安之策但武靖既已改設固可以遙制此方不必再議又惟武靖州治見有城池不煩財力集狼為伍不費軍儲況軍官不職可以更置異于土官控要而制遠弭盜以安民是力省於遷江五屯而功倍之實地方永利也

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天順成化間左江盜起黎首潰亡遺棄田土鞠為墟莽其後興師勦平民漸復業而殘兇漏網尚肆憑陵諸民苦之告欲借兵自衛官司議允招取歸德思恩等處狼家徙潯護守就以絕戶田土給之納糧免差年代漸久生黨日繁兼引類招朋雜居民里有司因循稽考無法原額之外各狼私置亦混狼田奸猾吏民又以逃亡產業招狼住種或將見戶田稅詭寄狼名射影差役土官岑邦佐又占奪而擅賣之所以

民田日削民差日重非當時立法意也宜選廉幹官員
專理其事清查冊額履畝丈量立石四隅或以樹木谿
澗為之疆界刊榜曉示以防變更備書方冊每米一石
甲首則科米五斗均徭則編米五斗冊內狼丁雖已物
故傳之子孫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自置私田及承佃
絕業原非冊內開載者遇造黃冊俱附註本甲名為畸
零狼戶與民一體糧差不許推除別甲其見在狼丁編
為保長保甲屬之武靖千戶所管束調遣十年一造冊

籍以便清查庶田糧不虧兵伍可足

六曰處款兵以慎邊防左江潯州南寧二府民款總凡二千三百六十八名使其編僉有法選擇得人亦足以為民衛慎固邊防舊規民款十年一編每名計該四十丁石正貼朋當每月科銀六錢間有好豪正戶措剋貼戶之資轉顧替役類多老弱而親當者又止照依丁糧多寡以為起止近或三五日而更遠或一二月而去武藝不諳膂力不剛而仕宦豪強往往挾勢占用逞奸曠

役有司官員罷閭者不能清查革弊貪婪者又輒欺公
賣間及以此輩影替抵候夫隸季入其直以充囊橐竊
惟民歎身役親當顧當皆為未便獨徵糧顧募選取驍
勇之人乃濟實用但編銀數按月徵收窮民或有弗堪
今正貼丁石編僉已定難以更改姑且量減每名每月
徵銀五錢在官以充顧直將來編審每名以六十丁石
為率每月科銀陸錢徵收顧募庶省民足兵之意皆在
其中其所募之人不論土著寄居民狼狽獐必求精銳

閑曉武藝者充之除量留有司守護城庫外令各自認
五人為伍五伍為隊隊有甲四隊為哨哨有長四哨為
營營有官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甲則推選才力稍優
者為之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者為之官得以制哨長
哨長得以制隊甲隊甲得以制伍衆各伍間敢有違犯
紀律者三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每五
人給牌一面備列同隊二十五人姓名使人連絡習熟
謂之伍符每隊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隊甲一收

分巡道謂之隊符每哨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哨
長一收分巡道謂之哨符每歲秋冬團集操練或有警
調發截殺及戍守營堡即發符取之庶分數素定軍政
修舉

七曰權商稅以資公費峽江既通營堡既立凡修理城
壘哨船犒賞官軍新民甲長諸所貲費若一一取之庫
藏恐有不給舊規峽江上水商船大者納鹽七包次五
包又次三包各重九十斤下水商船大者納瓦器九百

一十六件折銀一錢二分原屬潯州衛收貯轉給各徭名為埠頭常例今既議革給之弊則所得商稅宜如前徵之以備公用但鹽堆日久必有所耗而變賣展轉益滋弊端宜照梧州商稅則例每包折銀三錢以便出納

議岑溪善後事宜

蘇 濬

為蕩平山寇恢拓疆土酌議善後事宜以圖久安長治事邇者岑徭煽禍荼毒村民上無元戎下無健卒致煩軫慮調集材官然後以次蕩平顧蠻夷之種實繁有徒

如蛇虺然能驅之而不能絕也急之則散緩之則聚惟
視吾之自治何如耳職謂自治之計不過曰將曰兵曰
餉而此三者皆前人已試之方也稽諸往牒自萬厯五
年征羅旁撫六十三山諸所規畫犁然具備有參將以
主之有練兵中軍官以佐之有連城北科七山鎮守官
以分理之將非不足也大峒七山北科各有戍兵又有
耕兵兵非不足也兵食之費按季而支膏腴之區計畝
而受餉非不足也十五六年來夷人遵約束而岑溪晏

然立法之善可見於此矣顧人怠於承平備衰於廢弛今日之亂非前法之弊也則廢法之弊也為今日計更不必求加於前人之法惟因其法而修明之革其積弊課其實政不徒任法而重任人雖百年無事可矣至若節目條件絲分縷析將官得以便宜監司得以操縱者未能盡詳也謹開列款伏乞施行

議將之目二

一曰議專官照得梧州重地先年原設總兵一員又有

鬱林守備一員其權甚重而備甚周及守備既裁總兵復移之省而以梧州兵務兼屬之左江參將於是梧州始患無將矣萬歷五年議參將以春夏駐潯州秋冬駐大峒其意豈不甚善但專馳於東則不得及於西并力於前則不得顧於後即地方無事而數千里之夷情數十邑之軍機已不能兼知並舉況呼吸在一時之間而文移在數旬之外安能不倉皇失措耶邇因左江多事禍亂之源皆由於此今欲善後必專設參將一員鎮守

岑溪大峒兼制蒼梧諸邑而左江另設參將一員兼制潯南太三郡則事可責成權不牽掣此今日第一義也
伏候裁奪

一曰議分任照得參將府原設中軍官一員岑溪三鎮設鎮守官三員至列諸軍政考察誠重之矣邇因宿將凋謝而以年少不更事者任之事不備嘗政多玩愒營壘空虛而不問器械頓朽而不知即有志任事者僅如晨星而若大峒北科鎮官一兒豎等耳地方重事而可

以兒豎當之乎夫觀將於平居其才與否難知觀將於
行陣其才與否易見今西省衛所之官効勞行間者不
下十餘人誠即其功之多少為才之殿最擇其尤者委
之鎮守如一年之內經理有方再著勞績特加薦揚則
賢者競勸而保障有賴矣伏候裁奪

議兵之目四

一曰精召募照得岑溪大峒兵原額一千餘名北科七
百餘名七山五百餘名星列雲屯不為乏人自抽四哨

鎮金鵞又抽二哨鎮六靜而兵始不足自缺多不補隊不成列而兵愈不足自鉏耰之夫充名營伍日在田畝夜宿私家鎮官索其常例任其空虛而始患無兵矣夫無事議減有事議增非計也有兵之名無兵之實非法也今兵不必增也惟復其原額責其實用缺者補之強有力者練之弱者以漸汰之嚴查核而別勤惰何患無兵至若論地方之緩急則北流懷集比之岑溪差緩金鵞六靜兵宜照舊守大峒而二邑之戍行令該縣再議

可也伏候裁奪

一曰列營陣照得兵有總營有分營聚則成列分則綿亘如腹心手足相為聯屬今各鎮諸營錯列而居多者四五十人少者十四五人賊多則竄不足恃也查得七山有神塘巢在高山之中四顧有餘堪建一總營六十山北科耕兵營為要害之地堪建一總營舊時諸小營度其地之遠近合四五營為一營總營鎮官居之統兵五六十名仍定更番之法總營一季移之分營分營

一季移之總營不惟臂指相使而且勞逸適均矣至若練兵之法亦當更番春夏成大峒者秋冬戍七山北科春夏戍七山北科者秋冬戍大峒使二千士卒與將官通為一心卒然有急無不用命矣伏候裁奪

一曰留土兵照得岑溪兵以二千餘計今缺伍者多未可一時而集也即見存者罷於征戰應募者疎於技擊未可一時而精也賊方窺吾虛實而吾復以虛示之可乎故必量留土兵一千五百名以五百戍大峒五百戍

北科五百戍七山而以見存之卒協力共守將兵者加
意訓練日練鎮守官督之月練參將督之夏冬總練監
司統之練精兵五百便可撤五百土兵練精兵一千便
可撤一千土兵盡精而土兵可盡去矣至該縣城池
此時宜加防守合將梧州戍教場兵量留八百分割城
外俟平寧之後始議撤還可也伏候裁奪

一曰通往來照得大峒北科七山環邑左右疆理雖殊
脈絡則一衢路迫阨樹木叢生故敵得以塞吾之來往

而吾不得窺敵之淺深左右不相聞而兵坐困矣今欲使各兵營伍聲勢相聯則伐木通道尤為喫緊自七山各小營以達神塘大營自神塘以達該縣自該縣抵赤黎山心以通大峒北科由大峒北科以通羅旁各開道路令為周行而路傍樹木多僱工匠盡行砍伐庶兵馬得以馳驅而夸狄無所藏匿矣昔府江羅旁大征所以為善後計者皆此筴也然兵士既便往來而奸人亦易於出沒必設關隘以防其出禁通山以嚴其入此在將

官有司加之意耳伏候裁奪

議餉之目二

一曰均月餉照得梧兵工食大峒兵每月陸錢七山北
科每月四錢五分均是兵役均是糧餉安得厚薄其間
耶舊時訓練之法行之大峒而不能行七山北科者皆
坐此也今欲更番戍守更番訓練各兵工食每月俱定
六錢哨官隊長俱一例支給庶下不憂內顧而上得便
責成矣伏候裁奪

一曰分田畝照得七山六十三山徭田延袤數百里膏腴無慮數萬畝蕩平之後專委府官一員盡行清丈招人耕種以給兵糧所省梧餉良為不貲但耕兵之說有三有議留土兵耕守授其酋職銜者有議招撞人耕種藉以為兵者然岑溪距土族甚遠其人未必樂從且土酋桀驁數年之後弱則無以制徭強則易以為奸縣官且莫之誰何如桐木鎮之事可鑒也撞人雖云且耕且守但既事鉏耰必不能嫺戈戟既顧妻子必不能加訓

練數年之後卒皆脆弱緩急無足賴如韋月之事可鑒也惟籍其畝數定為賦額每田一畝歲納賦若干每田數十畝養兵一名農藉兵以為守兵資農以為食兵可精而餉亦可省矣伏候裁奪

土司用兵議

近有倡為用兵土司之策者竊以為計過矣職以為土司之兵不必用不可用亦不能用何者土司據有版圖自唐宋已然我朝平定粵西彼上表貢方物恐後太祖

嘉之隨錫以簪纓令世世勿絕是彼乃我之臣也非我之敵也累年以來朝則朝貢則貢召之戍則戍召之征則征要荒之服不過如是止耳王者以三不朝而移師霸者以包茅不入而致討今者土官有一於是乎如以侵疆為罪則當曉以文告示以禍福彼欲保其爵土必有悔禍之文尚安事兵如諭之不率亦當聞之朝或貶其爵或更易其人彼不得中國之名號無以壓服諸醜旁觀睥睨者且欲攘而奪其後彼且內顧不暇又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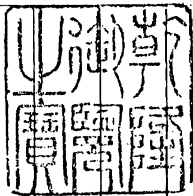
兵故曰不必伐且中國之制馭諸酋惟在信賞必罰去年岑溪之役虎符一發騶騎隨至其間斃於疫疾者且不可勝數今即有罪狀猶在功過相準之列顧未賞其功而遽罰其罪其何以示信于夷此不可者一粵西猺獞之禍甚於土夷而制猺獞者莫如狼兵必欲芟而除之是自弱其兵而自撤其藩也其不可者二語曰鋌而走險其何能擇又曰狐死兔悲痛傷其類夫東蘭之與南丹百相讎也亦百相援也吾緩之則自相為讎吾急

之則反相為黨今不務寬之以俟其間而欲激之以合其交過矣過矣且欲云先有事南丹者其為攻堅乎其為攻瑕乎此未諳於兵家之算也其不可者三聞之兵法曰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今慶遠三土州各有精兵近萬欲攻之非三四萬人不可計將安出欲取之土兵彼且為彼死是授之柄也欲取之募兵其堪戰者幾是示之弱也無已則借楚之土司乎東粵之勁卒乎以一土酋而煩三省之令海內騷動是自貽憾也即兵足矣而

日費千金假以歲月粵西叢爾之鄉顧堪此騷動乎暴骨之痛可憫竭澤之禍可畏其不可者四故曰不可伐且南丹東蘭皆非用武地也聞其地多崇岡峻嶺僅有仄徑可以容兵一夫守險萬夫莫進也彼且據險則不得不持以歲月而毒氣所染瘡瘍繁多恐兵未及交死者過半矣即幸而勝也彼且與貴州撫水之蠻為隣鳥不厭高魚不厭深其安能窮焉即罪人斯得黨類可窮而其地固石田也中華之人無能居此土者終為夷資

耳故曰不能攻也昔唐之經略西原也而西原之禍卒
與唐終始宋之經略撫水也而撫水之禍卒與宋終始
即南丹一族在宋之時倨驕尤甚竟招撫而後定始以
輕動終以姑息胡不取往事觀之也無論前代即近日
之播州獨非殷鑒哉然職於近事則尤有慨焉職觀邸
報抵掌談兵者日不乏人讀其辭令人怒髮衝冠有封
狼居胥意然不量彼已不審封疆言之則人人穰苴行
之則人人趙括言而符則歸德於已行而不效則諉罪

於人噫談何容易使天下之言兵者而皆委之用兵也
則抵掌談吐之風庶乎息矣



粵西文載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粵西文獻卷五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銓

校對官中書臣牛 稔 文

謄錄監生臣袁繼升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文載卷五十七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論

分野論

宋 蔡戡

分野之說肇自黃帝星文之學源于甘石其所從來遠矣遷固范曄之說以斗女為吳越分而翼軫為荆楚分凡欲知星文之所係先考郡國之所屬可也方少康庶

子之始封而為越國也都於會稽其後句踐又以會稽而伯閩王瑤趙佗尉之王也一都東甌一都番禺其地皆北接吳之境土故前代多以吳越並稱而史或謂之揚粵以越亦揚州之分也凡遷固以來謂斗牛女為吳越之分野並屬揚州者皆指越之東界以累世立國之地言之至於兩漢地理志遂併以鬱林蒼梧所屬之郡在越之西界者盡為牛女之分野則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矣所以杜佑之作通典歐陽文忠公之志唐書東

坡先生之圖指掌皆以為前史之誤也且史記趙佗帝制之時東西萬餘里而一行山河兩戒圖之說則以為自江源循嶺嶠南東及海皆蠻越之地蓋越之疆場最廣自古謂之百粵雖東極於會稽而西則抵西南之界其東界北雖接吳而其西北實抵楚列宿在天所主之分野隨方所向皆當逾海際天而後止周禮東南為揚州正南為荊州其接吳者為揚州則星紀之分並在東南方也固不應罄折而西轉以抵正南之方荊楚之界

而并為星紀之分野也且翼軫所向正南之方亦不應至始安而終止而始安以南遽屬斗牛之分也通典之說曰按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隣接宜屬荊州豈有舍荊而屬揚斯不然矣此則近史之誤也其大槩以為嶺南之地分野所屬其西界當屬荊州翼軫之次耳唐書天文志曰後世之言星分者據漢書地理推之是守甘石之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東坡指掌圖中其天象分野圖亦援唐志之說以

為證而唐書地理志則以韶廣康端封梧藤羅雷崖以東為星紀分桂鬱林富昭蒙襲繡容白羅以西為鶉尾分又一行禪師用李淳風之說為分野圖云自韶廣康封梧藤羅雷州南及珠崖自北以東為星紀其西北屬鶉尾之次以此參訂則越之東界其北接吳者屬星紀實斗牛女之分野而越之西界其北抵楚者屬鶉尾實翼軫之分野前史之差謬至是而後較然明甚雖然靖江在唐為桂州屬嶺南道在漢為始安屬零陵郡今支

邑之荔浦漢屬蒼梧郡桂林新舊志不盡考諸家之說
遂以始安屬荊州為翼軫之分荔浦以南屬越遽以為
牛女分蓋承前史之誤爾按史記句踐滅吳併有其地
與中國會盟逮王無疆時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疆
其境土之廣可知矣又按史記楚世家當夷王時楚王
熊渠伐庸揚粵至於鄂揚粵即趙佗傳中所謂揚越也
西漢亦如史記之通用粵越兩字而互見之也又云封
其子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則楚越之舊疆不

復可以西漢郡縣所分為正矣故翰林承旨宋公白等
七人之續通典亦以桂州為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時越
地七國時復為楚戰國時為楚國及越之交境此蓋歷
考前載而其說進退可據者然則靖江府在漢雖屬零
陵郡其實古之越地於星文則皆屬鶉尾荊州之分固
不當以始安荔浦一時之所屬為別也晉志以零陵為
入軫十一度而始安屬零陵郡靖江當軫之十一度矣
且軫四星之中別有一星名長沙而禮記正義所引緯

書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有奇軫星共十七度今長沙去此纔一千餘二十里則靖江當軫之十一度斷可識矣且天文自二十八宿之外其星有專主下土者不特長沙也○按晉天文志轄星傳軫兩傍轄星遠軫凶轄舉南蠻侵○又青丘七星在軫東南蠻夷之國號則亦以旁證而類推矣○又牽牛六星次三星主南越○又南斗東南四星曰狗國晉志雖為鮮卑烏丸之星然一行係之南越當以一行之說為是以其在

南斗旁且南蠻盤瓠之種也○又翼南五星曰東區區
即甌字今永嘉郡此又皆越之東界也○又謂北斗七
星二主楚四主吳不言越者以北斗止七星言吳楚則
越在其間矣○又五車五星次東南星曰司空主楚不
言吳越者以五車止五星而言楚則吳越在其間矣以
前數說參酌而言之靖江府者於國為楚於州為荆於
二十八宿為軫之十一度於十二次為鶉尾北斗則第
二星主之五車則第四星主之旁而證之星則長沙有

轄星有青丘而斗牛女與東甌狗國之星盡在其東界云

瘴癘論

李 璆

嶺南炎方土薄故陽燠之氣常泄瀕海地卑故陰濕之氣常盛此寒熱之病所由作也病者多上熱下寒既覺胸中虛煩鬱悶便自以為有熱而醫又多用麻黃金沸草散青龍湯等藥發表得病之因正以陽氣不固每寒熱發則身必大汗又復投以發表藥則旋踵受斃甚者

又以胸中痞悶因轉下痢病人下體既冷得轉痢藥十
無一生是瘴癘未必遽能害人皆醫殺之也余紹興間
寓蒼梧見北客與土人感瘴不幸者不可勝數余詢其
所服藥率用麻黃柴胡鱉甲及白虎湯等藥其年余染
瘴病特甚繼而全家卧病患用溫中固下升降陰陽正
氣藥及灸中脘氣海三里治十愈十不損一人余二僕
皆病胸中痞悶煩燥一則昏不知人一則云願得涼藥
清利膈腕余辨其病皆上熱下寒皆以生薑附子作湯

令溫冷服之即日皆醒自言胸膈清涼得涼藥而然不知實附子也翌旦各又以丹砂一粒令空腹服之遂能食粥然後用正氣平胃等類藥自爾遂得平愈既親獲效後於知識者間用生薑附子湯療十餘人皆安更無一失又病人煩燥但問其能飲水否若反畏冷背上虛熱非真熱也皆宜服生薑附子湯沈存中良方治瘴七棗湯用烏頭七移七泡者治法正與此同一服而愈間有脉實非上熱下寒面色目睛赤黃即可隨證治

之不可用附子湯余在蒼梧時十百人中惟一鄭防禦
病寒熱身體無汗脉雄數而浮宜柴胡湯遂如證服小
柴胡湯而愈非其證不可遽服餘方尚多莫良於此惟
達者酌用焉

論廣西

明鄭曉

廣西東南接廣東均在嶺南而風壤氣習異于廣東山
高而秀水清而駛地利物產優贍自足則桂林其都會
也若府江左江右江號為三江貫絡諸郡綿流甚遠苗

夸附據肆為寇竊不但古田荔浦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大藤峽跨黔鬱江上蠻巢穴焉雖有屯戍未見摧輯柳慶號為盜區行居苦其荼毒設兵制將控馭督警之可無大患思恩田寧强悍久矣殘破之餘萌孽復作削土分官不為無策南寧太平控遏兩江坐躡交趾實為桂管保障梧州開府稍有兵卒地促人貧全仰東道然諸蠻咽吭列郡襟束形勢便矣

論土官

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巨窟穴盤
繞其間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
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奪田寧
梧藤諸孱卒竟不能扼制桂林之北六峒為孽則北連
武崗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為
巨巢寇竊無虛日矣至今右江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
在王盧再叛思田更强姚鎮勦則黠兵守仁撫則納侮
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略爾

論廣西猺獞

章潢

西粵猺獞居萬山之中當三江之險深箐絕壑人跡有所不通也古木懸崖日月有所不照也層岡疊阜莫知其涯際也荒村遠落莫窮其終始也種類莫可識別巢穴莫可跟尋其所以為宮室者則巖巔也其所以相往來者則狼虎也其所以代耒耜者則鋒鏑也殆若犬羊豺狼然莫可以人理化也粵之西則有曰木膝曰八寨曰連成曰六十三山曰七山等巢諸若此類莫可枚舉

也粵之東則有曰羅旁曰王母曰雲稍曰母雞等巢諸
若此類莫可枚舉也濱于江者擾及舟楫濱于路者擾
及行旅民財被刼擄且及公賦村落被剽掠且及城邑
如是而猶曰兵不祥器也而吾諱言之是居者無以為
居將棄編氓也行者無以為行將棄商賈也公賦無以
為公賦將一不賦也城邑無以為城邑將棄城邑也此
必不可者也其動大衆者不得不動也其興大役者不
得不役也調兵幾十萬不得計其擾也費糧幾十萬不

得計其費也何者誠計其大也誠不得不為士民請命也
大兵一動風聲輒露其濱江濱路探知內地消息者
寧無有潛避遠匿脫然於鋒鏑之外者耶其深山絕澗
耕山而食結茅而居不識內地言語不通者寧無有莫
知禍端駢首於鋒鏑之下者耶其所報功級者果皆慣
盜劇惡耶其所報俘獻者果皆寇賊種類耶同生天地
同稟血氣使其蠢然無知莫知所謂而受俘獲罹刀鋸
也此又仁人之所酸而天地日月之恩有所不及也然

則兵者將諱言之耶將樂言之耶往歲督府重臣因粵東羅旁諸巢為地方害且數十年動衆二十萬一舉殲之兵威所震山谷為空計所得功級俘獻即萬萬勿計也乃西之六十三山等處逼近羅旁畏威悔罪哀告求生編里輸差盡從撫處一時東西兩山並稱寧靖說者謂當時收兵太早經略事宜尚未停妥逃匿餘黨尚未搜捕乃不踰年舊日餘孽呼攜潛出盤據舊巢刼掠水陸攻擾城邑謂其藏匿者在六十三山等巢然無實跡

可考也謂其糾合者為六十三山等獐然無踪跡可據也即日將東西夾剿滅此朝食而西之糧餉稱乏八寨濱近之民又數數請兵將從撫耶將從剿耶較之八寨將孰先耶將孰後耶此執事者之所以私憂而過計之也竊以為撫剿有定議而恩信不可失也兵糧有定處而騷擾所當禁也行師有紀律而玉石所當辨也善後有長策而犬羊不可無主也地方有緩急而機宜不可失也此今日為粵西籌者誠無以過之也夫曰撫剿有

定論而恩信不可失者何也蓋六十三山連城等山與羅旁相去不遠其所藏匿其所糾合誠不知其有無夾剿之師欲杜禍根收全功誠不可已也然昔之受招安當編差者尚未有叛逆顯迹也一旦使之一槩受鋒鏑何以示往日之恩信開後日之悔悟也大兵一出願察其素受招處者許立旗插牌以保其生其怙惡不悛素未招撫者必誅無赦則畏威感恩忠信行于蠻貊矣此以剿行撫之道也夫曰兵糧有定處而騷擾所當禁者

何也蓋粵西司庫所入不支所出興師十萬支糧三月
欲取辦粵西難矣兩廣用兵調粵西之兵食粵東之糧
舊有定額無議也但近日江右一帶饑歉特甚狼兵一
調勢必騷動窮山空谷乘時將起而為盜請出公帑之
積預買糧食分布大兵所過州縣以備行糧饑荒處所
大加賑恤以安反側兵一出境一切糧食取濟粵東則
閭里安戢民得安生糧餉有藉不至告乏此動衆安民
之道也夫曰行師有紀律而玉石所當別者何也蓋東

西徭獐其相濱大江州邑狼人糾合出沒作賊焚燒劫殺無歲無之誠不可不誅乃其在遠地與華人絕不相聞一槩取而殺戮俘獲之以為功無乃傷天地之和虧好生之德也今之用兵誠不以殺戮為功而以安集為功不以俘獲為功而以制馭為功使克惡醜類無所逃於天罰乃無辜羣生得保全於太和之世豈不恩威並著哉此則神武不殺之道也夫曰善後有長策而犬羊不可無主者何也蓋夸性獷悍難馴而惟自服其主今

守內疆土與夸為界者不知幾千萬里也獨有土官者
制服為易而其莫相君長自相種類者則剽掠出沒莫
可制也大功既成請以猺獞所居之山川畫地分區擇
其衆所推服者令其招出遺黨分地以居官給以名色
不徵其租稅行之三年地方無事立為土司等官令其
約束地方聽調徵發仍增置哨堡廣添兵卒則地方永
永無虞也此以夸治夸之道也夫曰地方有緩急而機
宜不可失者何也蓋六十三山等山當粵西之一隅乃

八寨患在腹心士民數數請兵緩急之辨亦既較然矣
顧一省所急者在八寨兩省所急者在夾剿欲獨舉之
則不可欲兼舉之則不能願且置八寨於不論兵威一
振八寨諸獍果能悔罪輸誠分土立官自同齊民豈不
能畧其既往許其將來如其怙罪不悛為害地方則乘
此餘威以殲滅之特摧朽也此則酌量緩急之道也嗚
呼兵者豈得已哉

論雒容柳城

郭應聘

柳州之民歲苦寇攘甚矣固山谷險阨足恃亦逋逃淵藪為之左右耳獍侵吾民膏腴往往托跡豪右圖自完歲輸私租不供公賦恣其吞噬官司索急輒以佃丁庇之甚者保納舍藏無復顧忌賊焰益熾則賦益虧胸而閭里生計索然矣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彼為是者獨何心哉雖容馬平之患胥坐此至有舉十數巢落而附于一門者嗚呼子視盜賊讎視吾民律以漢法宜何如坐也故先王之制治內詳而治外畧安得如到鴈門塞內

史其人者而與之便宜耶

論陽朔永福

陽永之患皆始于里民招徠為佃久之蔓延充斥不可
羈縻而豪猾之徒又從之以徠為利入其私租不供官
賦少不當意動以賊占為辭訴訐追呼積成讎釁馴致
劫奪報復地方之事日多矣臨桂西南諸鄉其患胥坐
此今征剿之後一時蠻類稍知嚮風而里民之害猶未
已或協理舊讎或責償宿負或利其未畜而怵以再征

之言或匿其貨賄而誘以撤堡之議其釀禍類如此蠢然易動可盡責之狐豕者流哉司疆隅之寄者外飭兵防內戢奸宄庶幾於銷萌保泰之道矣

廣西土官論

田汝成

廣西古羈縻之域也明興諸酋納款者因而與之俾掌其土夸索以藩父子繼兄弟及比封建之遺焉疎節濶目恢而不弛寓約束于假借洪武永樂皇稜大抗四隩既同時掣鯨鯢寡懲衆誠莫不重足疊跡以待徵令弘

治以前恬熙世際詳內略外諸首稍稍越法然繼及之
典甲令具昭下乞上俞無怵異議正德中權奸橫江大
閭乘之紀綱瀾渙邊機幕議非賊不行開府監司因以
為利啟夷狄輕侮嘉靖以來察察汶汶罔上遂私墨者
以章賂敗類賢者以避嫌微名承勘展轉往往摘疵文
致牽其前人以阻請寄淹歲月諸首多以白衣署職恩
威並爽徵兵禦寇又以甘言誘之罷役論功覲然食約
致彼觖望長傲誨侮此其魁尤迨乎逆節蔓滋僵屍蹠

血莫敢草薙徒以文移按驗叱咤相凌安可弭也龍憑
之變昏以繼及未明嫡孽爭立姁嫗不誅多歷年所揮
霍塞隈貽屬國觀哂於鑠仁夫剗其兩雄市不徙隧笑
言設伏剪削禍本賢於林會之師功深而不褻其所經
略黽勉則予與有聞焉嘗與仁夫極論弊源白之主者
作舍道謀悅而不繹賢墨殊軌二者一居可勝嘆哉

論滕峽府江

自予涉嶺右按圖牒詢父老躬覽山川然後稍稍知破

賊之略也大抵藤峽府江相為表裏然治藤峽宜速而
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得要領蓋藤峽前阻
重江後臨大野面勢雖迂猶可邏遏所慮者東奔耳然
南紫荆北羅運各有間道可以夾攻扼此一隅而三面
迫蹙譬之釜魚安所逃也故曰宜速至於府江上起陽
朔下抵蒼梧遼遠三百餘里萬山參錯曲徑盤雲草樹
淒迷蕪若禾麥暴客踈伏土著者少而外乘者多奄忽
往來捷若鬼魅一有警急即狼竄麋跳無復踪跡故欲

治府江則恭城平樂懷集賀縣修仁荔浦永安五屯茶
力二山之間皆宜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熟
其嚮導探其塞塲擾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拒營巢負險
然後益以外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
旬月之間懸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縱使刊木于
山伐石于江亦涉迂疎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
縱而惡法慙而易欺衛所之官世掌其土與廂市大家
倚法豪舉丁剝而戶漁之食租衣稅視為私人危言千

方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其利則為之掩匿埋奸
誘引剽掠一不當意則宣露宿惡傳以醜詞聳動官府
稍不加察或單軍輕舉失重損威釀成大禍此則兩江
通弊也昔人有言在內曰奸在外曰宄御宄以德御奸
以刑治內詳而治外略救寇之策斯為首端乎至于調
發土官往往方命不受節制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
遭荼毒為時通患大抵皆吾輩取之也其弊有二一曰
無才二曰納賄蓋土官軍官聯姻一體而督府左右尤

為腹心世世藉賴故提督守巡孤立頻徙分隔而情疎
易于欺慢寡謀怯膽則相與構浮言設險械嚇以跋扈
令我蜩縮莫敢誰何若有罅可投即誘以甘聲啗以珍
貨一受結納則視我奴僕耳無復忌憚是以軍令不張
國法不信積弱之弊非一日矣故邊方之官非有為不
足以戢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不足以諳土
俗也誠得其人而任之寬其約束優以寵榮即滿考不
代庶土酋帖服邊患稍寧耳

漢紀論

蘇濬

漢之高文以文告綏百粵論者且謂一紙賢於十萬師至武帝時問罪東粵而粵以西不煩血刃雖競於武哉然高文遺意亦庶幾焉元封而後郡邑其地而井牧其民至建武間明經之產且域域然齒於中國蓋至是而知武帝之遺烈遠矣

唐紀論

余讀高祖與襲志書視漢文之於尉佗光武之於河西

若出一轍固知文告之詞逾於威令真歎之感捷於鼓
桴哉李衛公勇略過人世所傳兵法書類多權譎乃招
撫嶺南示以禮義又何恂然儒者之風也唐書謂俗人
傳著怪詭襍祥皆不足信亮矣

宋紀論

宋藝祖命將平江南獨委曹彬而副以潘美至殺掠之
戒尤諄諄焉余觀潘美平南漢闔寺之外不妄戮一人
其功豈在彬下耶顧宋自承平後武功稍弛大教競興

而敬夫之興於桂魯直之興於宜學士翕然宗之其聲
稱尤炳讀桂林盛事紀而載觀郡乘所稱宜貴之應制
科者俱不下六百餘人信乎可貴哉仁賢之化也

開國紀論

我太祖諭諸將一曰招徠一曰撫綏而諸將亦皆惟其
意指故不戰而倒戈不攻而受壘真王者之師哉乃其
諭谿洞諸民汲汲乎以言柔之兩江父老且願少須臾
無死喁喁向風用夏變夷方之商周烈矣

遜國紀論

臣竊觀國史而嘆我明德之至也夫自金川倒戈武功大定
建文帝遜位矣當是時金甌無缺人心未攜帝而儻未忘黃
屋乎成旅所起未必無應而帝顧漠然無有方且遜迹於滇
蜀閩粵之墟而無悔蓋天地有奉生人無毒帝又何求帝於
是乎有隱德矣嗟乎武功已殞癡兒徒恨黃犢甫詣舉朝莫
發竟託於成方遂之詐以論死夫惡必其非真也乃胡濙一
言渙然冰釋老歸大內以天年終真千古勝事於乎休哉

啟聖紀論

臣聞之粵人稱孝穆皇后事有異焉曰后父李福斌者
賀之迎恩里人居白石龍塘村娶唐氏生孝穆未離襁
忽一日龍塘水盡赤已而孝穆生謂為實錄其然乎異
日曷不據以聞而令天子抱無窮之思也要以大宗伯
所議是矣謬悠之談夫烏足信傳曰塗山生夏有娥興
殷姜嫄造周受命有原古記之矣今亦孰窮塗山有娥
姜嫄之所為自也哉

廢學論

古人於干戈倥偬之間輒興俎豆而作泮宮服淮南且
侈為聲歌至今泯泯乎足聽也今之人以武功擾攘舉
黷序而裁之一歲餉卒不知幾千萬緡而獨斬宮牆之
飾塞俊彥之涂本實先撥其何能震哉余讀思恩志土
官岑瑛惓惓以興學請不意張中丞之智而竟出土酋
下也亦足悲夫

軍政論

軍政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古有世及之官而無世及之卒壯者用之老者更之取其折衝扞禦而已豈有令其餉子孫世世勿絕哉今兵制更矣健夫應募而集蒼黎計畝而輸而衛所之罷廢按籍如故任其詭姓竄名轉相為市舉歲輸公家之廩而屑越之不甚惜冒虛名而賈浮費此何以稱焉國家日講節財此之不節猥曰祖制故然亦司計者之過也

屯政論

今之談屯政者每曰武弁之朘削也豪右之侵剋也軍沒于利而驚其貲素封者并其籍而去之也蓋不獨粵西然矣然屯之不能不弊也勢也長有家者多市田宅遺之子若孫未易世而其子孫不能有也何況於軍軍且付之惡有而況于屯故屯之不能不弊也勢也夫粵西非中原比也十畝之產不當五金丈量而後畝鍾之數猶有存者及今而覈之民則民軍則軍令其名實不相溷不亦庶乎天下未嘗無任事之人而嘗患于沮格

任者未幾而議者已繼人各有心甚矣任事之難也

外夷志論

今之策粵事者類曰夷狄亂中國不知釁不在夷也夷不習漢語不識文書自中國亡命之朋扞文罔吏捕之急則竄身窮谷教夷伺嚮又有游手罷民不事傭作喜椎埋叫呼計無復之輒自結于夷於是啗以厚利導以剽掠夸貪且狠墮其殼中而禍中於村落矣大征之後黠者遁深藪癡者飽白刃根株未拔計不得不議撫撫

之誠是也顧里胥桀黠素習夸語恃口古游揚名曰招主素封之家藉夷人為力作名曰田主此數族不惟以夸市而且以官市公家畝鍾認為已有而課種桂於佃丁官清其籍則以夷為解每秋成與夷瓜分之至督賦則以公家徵急復加歛於夷人夷畏東濕視敲朴甚於刀鋸呼之見吏則縮首寧死不敢詣惟里胥田主言是聽里胥田主率視其人為奇貨未亂則交搆以搖之未征則陽為洩漏而寄其拏畜或誑以陰庇免誅或執以

要賞而沒其所寄懼其見吏言狀已無售欺則多飾威
以嚇之故夷人懼吏滋甚夷不聊生益復思亂縣官不
急奸人而惟急夷左右猾胥反為夷耳目夷之出沒什
不得一我一啟頗令未及頒而環聽風馳賊無不窺其
淺深者故中國之禍舉中國人貽之豈在夷哉何休曰
王者不治夷狄夫非不治夷狄也治中國即以治夷狄
也苟得良有司甚於勝兵千百矣

氣候論

晁錯曰揚粵之地少陰多陽李待制曰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陽氣常泄地卑故陰氣常盛陽氣泄故四時常花三冬不雪一歲之暑熱過中人居其間氣多上壅膚多出汗腠理不密蓋陽不反本而然陰氣盛故晨昏多露春夏雨淫一歲之間蒸濕過半盛夏連雨即復淒寒衣服皆生白醭人多中濕肢體重倦多腳氣等疾蓋陰常盛而然陰陽之氣既偏而相搏故一日之內氣候屢變諺曰四時皆似夏一雨便成秋又曰急脫急著勝

似服藥氣故然耳大抵人身之氣通于天地天氣極北
寒勝極南熱勝五嶺以南號曰炎方乃其高岡疊嶂左
右環合水氣蒸之故鬱而為嵐惟全州近湖湘窮冬多
雪氣候似中州而桂林次之子美謂五嶺皆炎熱宜人
獨桂林良不誣也左右兩江以介昭梧郡居夸曠者猶
或差勝若城依巖谷或近卑濕崎嶇迫阨間有近午方
見日色者至若蠻溪嶠峒草木蔚蒼虺蛇出沒江水有
毒瘴氣易染春三月曰青草瘴四五月曰黃梅瘴六七

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黃茅瘴又曰桂花瘴菊花瘴商旅氓隸觸熱征行與夫飲食起居不節者每為所中調攝之功宜加虔焉夫病之中人每乘氣虛而入元氣固則邪氣無由而侵猶君子盛則小人無自而進此養生第一義也蓋不獨瘴鄉然矣

風俗論

昔司馬子長謂楚越地廣人稀食稻羹魚火耕水耨而
皆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誠然哉廣右在楚粵間全州

故湖湘地士秀而文桂柳昭濱楚其俗近之自柳子厚
張敬夫後先治茲土而鄒志完劉去華諸公以節義風
之士多嚮焉宜山在宋有馮當世黃魯直為之先人材
故斌斌而至於大元遂稍不振邕與梧號為重鎮幕府
所都東人輻湊賢者微重而矜節小人齷齪自持咸仰
給東人以為外府至若遐陬小邑雜處華夸衣冠介鱗
且溷採其間矣蓋讀詩至女曰雞鳴士曰昧旦與于茅
索綯葛屨履霜之章未嘗不想先生之遺民也廣右之

俗無所芬華男衣布素女絕刻鏤永紈綺繡無所用之
茲亦葛屨履霜之遺哉乃昏窳之習天性故然農不自
耕而委之獐人間有事東作者而灌溉不時耰耨易倦
桂林而下多不辨菽麥至今稂莠雜生亦不一顧也吏
不習文書事居人不知貿遷公家之文移民間之刀尺
一一仰辨於他省女自饔飧外不習女紅至不識機杼
作何狀雞鳴七月之詠又何寥寥也豈偷生無積聚者
其俗終不可挽耶昔管子治齊令士不逸於閒燕農不

荒于田野工商不惰于業作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是所望于維風者哉

古田論

昔之議者率謂狼制獐然僅計一時而不可長恃也狼
初利吾田勢必聚兵戈戟如林足制諸夸死命二三年
後兵竄故鄉田歸酋長戍守無幾脆弱居半獐人且寢
處之矣其甚也獐人負租不敢問稍恣睢白挺隨之狼
果可長恃耶夫馭得其道獐可作使馭失其道狼且作

敵聖人有金城隱然虎豹在山則自恃之道也

岑溪論

岑溪之禍蓋始於疎而釀成於激當其初發捧土可塞
一決即濫觴矣時議者盈庭欲倣先年大征故事兩臺
毅然獨斷起陳吳於田間集伍兩於近地批亢擣虛一
舉而芟焉昌黎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則岑溪之謂哉
余觀拙人殊無遠畧乃其戀田里顧妻子之心與吾人
等一旦怵于奸謀喪其樂生田土荒蕪孑殘相望風雨

飄搖毀巢覆卵即僅存餘息悔之後矣當威之後而用恩其招攜不易易耶所最患者奸民猾胥以賊為外府強則奸闖出入為之耳目弱則嚇以威令而陰沒其賢厲階之生此為戒首誠得良有司單車入壘詢其疾苦而法繩諸奸即介鱗為我衣裳可也

慶遠府土官論

我國家用夏變夸窮髮之地舉為編戶乃承平以來宜州廣輪日朶月削此何以故則計失於恇怯而禍成於

陵夸也忻城自唐宋已屬內地而涵濡于國家衣冠禮樂之化者逾百餘載一旦怵於邪說裂冠毀冕棄赤子而驅之從禽當事者有戎心矣述昆莫往諸鄉距郡城數十里而近乃不能固其圉而舉三百餘村之內地畧之長官司棄腹心以資敵而縱虎狼於堂廡非熟計也蘇寬朱斌備白首書生計無復之不足苛責督臣陳謨樞臣決策國是所資良非細故亦忍舉祖宗之土地置之若輕舟飄瓦何以責中涓耶此風一熾効者相踵自

莫楊之侵我茆灘也而思恩削自莫之厚之燬我董界也而荔波削自東蘭之侵我三旺那地之占我中下里也而河池益削司土者日以上聞至下詔書切責而狼心未厭鵠擊猶故今日剽一聚明日魍一村我不能保其嬰兒而彼且畜之為廝養卒日復一日其不淪胥於夷者無幾矣夫變夷之與變於夷也可同日道哉詩曰我先公曰辟國百里今也威國百里古今盛衰之感策宜事者有遐思矣

鎮安土官論

鎮安僻在諸峒上霧下潦與羣獠亡異其改路稱郡徙
建今治自我明始聞其山有盤石巖石大如盤故稱宏
觀蓮花之塘四時不涸洞多泉流田仰溉灌爬沙穿竹
而紆迴自潤曾無舉耜之勞乃郡人田事之外無日不
凌山阪涉澗藪射飛逐走以相娛快地饒人衆亦足雄
諸部落矣

田州土官論

田州改流者再而終不能有也正德之季政以賄成不得則激以釀亂得則飢以市恩謝湖戎首令宵人得從中制太阿固已倒持矣新建晚年厭兵撫逆酋而侈其勲伐豈馭夸宜爾耶田寧之設竟不克終議者謂林故與王左噫事固未易言也岑氏世有田州而猛不能守至失其宗桃越在草莽吾中國不推亡繼絕乃欲與思恩並殄之其何以服諸酋當其時岑氏之宗尚熾十八司之勢未分當事者能無却顧哉余所恨者盧蘇再叛

弑主神人胥怒而竟縱不問則前日之姑息為之階耳
天下事如持衡然宜輕而重之宜重而輕之任事之難
即豪傑且無以自解他又何責哉

武靖州土官論

韓襄毅王文成皆稱武靖州要害設官以治其慮深矣
當時任事豈盡乏人而何取於圉圉之岑鐸謫戍之邦
佐也鐸猶藉其材官且耕且守邦佐削軍實腴民以自
封矣知人故不易哉夫武靖非諸土州比也土酋藉其

幅員歸于公家宜世世嗣不絕武靖故中原地第藉兵
外夸為吾藩圉今伍符空設而徒棄內地以資狼心非
設官初意矣且邦佐再傳而絕清寶一傳而絕天之所
殄不可興也翁田之議洞若觀火時哉不可失矣

思明府土官論

國初思明轄七州一縣故稱望郡殆其後也日割月蹙
上思與忠州入邕思明州入太平憑祥縣改州令直
隸上石西州漸齒內地而祿州西平州淪於交夷且不

復返矣當莫登庸叩關歸款時粵東索欽州侵地而粵西則否豈當事者未及聞耶方今黎夷乞封權在中國有能援登庸納土故事却彼金人索我侵疆豈不堂堂烈烈哉然而操縱之機固未易言矣

上石西州論

左右江土司相錯然以流官而轄土官者有之未有以土官而反轄流官者上石西州土官絕世業已改土為流乃思明土知府猶倨然臨其上是夏未能變夷而夷

反能制夏足顧居上首顧居下大防潰矣夫土官如豺
狼然萬一恣行桀驁箝制州官輕則損威重則肆毒禍
非細也太平思明壤地相屬改而隸之太平其庶矣乎

泗城州土官論

泗城廣輪延袤兵力亦勁與慶遠諸州互相雄長然其
不善之積且世世矣豹之後有應也應之後有接也至
躡田州吞長官甚者以國家之璽章牧伯任其逼且奪
而莫之誰何天奪之監宜其及已今程縣已廢故址尚

存華失其鹿夸競逐之其何震之有聞程縣之距慶遠稍邇而距泗城甚遙國初改隸慶遠良非無謂有能舉洪武間故事覈其疆界令入慶郡版圖蠢茲醜夸誰敢睥睨其間哉是將有待矣

奉議州土官論

奉議一彈丸耳三面交迫田州南界鎮安其勢甚蹙顧置衛銓官時而罷時而設豈非欲中斷田鎮以伐其謀耶夫以叢爾一隅控二雄邦非藉內地無以為重故直

隸藩封如宋元故事非無意也今土官殄世判官掌其事者百餘年豈一尺組能制夸人之命官則漢官制則夸制因俗而理故易相安耳夫以華治夸至數更牧守而未定以夸治夸即一判官而有餘此亦制馭之衡也

思明州土官論

黃琬神姦也身遘大盪世濟其克而傳及四世猶併思明州而有之王法幾不振矣阿失其柄馭委其銜甚者為其餌而陰庇其私尚可謂中國有人乎承祖雖有罪

然思明州故其屬也爭地以戰上下相夷乃削上官之地畀其爭奪之下邑體統已紊彼安能俛首而甘心者始謀不慎反以釀爭悲夫

龍州土官論

按永樂間三將軍問罪安南由龍州度憑祥用扼交人之吭最後安南納款叩關謝罪累累請命則二州固中國之藩籬亦入交之門戶也黎賊父子血染劍鋒莫氏主臣面縛道左州無老少能傳其事至于今為烈哉州

與交人小有反唇莫不盛舉英國之問罪司馬之受降
用以屈伏其口彼亦北望鎮南之關如在天上豈金湯
之是憑殆文武之繫賴耳登昭德之臺者其有遐思哉

土兵征戍論

土司兵故精勁每遇警輒徵召大者數千計小者百計
原有定額國家亦不靳名器金帛之錫以鼓舞其心故
趨檄者恐後然行之久而兵日驕恣民且苦兵矣總督
尚書王守仁以徵調頻數人不堪命因議更番戍守之

法戍省者三千戍梧者四千戍柳者二百地方小警以
戍兵鵬之魚書不煩而足裨緩急其制良善然窮年外
處月餉無幾武夫悍卒多不樂役第以老憊充數到伍
以後潛歸相屬其名存其實亡於是戍兵不足恃而警
報一聞又不得不議土兵矣萬歷十六年督府劉繼文
以地方寧謐議減戍卒之數然兵額既減而虛名如故
云

粵西文載卷五十七